

前

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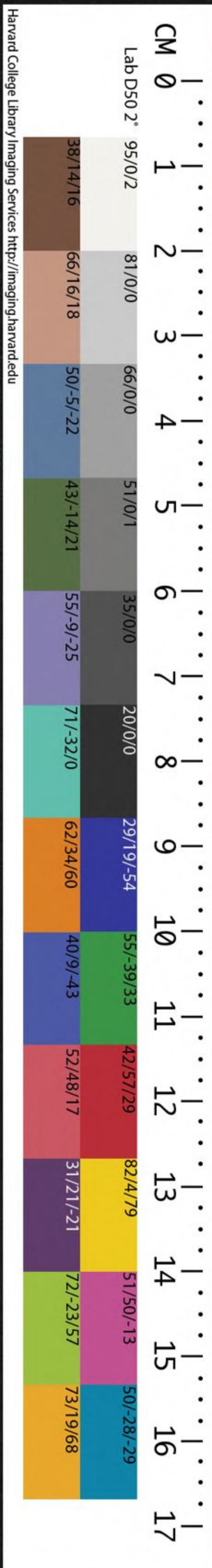
卷二十五

T 2455/17

41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255.17~~  
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漢書八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

師古曰蠡音禮

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曰

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子

中庶子曰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曰分異母諸弟身無

所受居喪哀慼於是大臣薦商行可曰厲羣臣義足曰厚風俗宜

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元帝時至右將軍光

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師古曰共讀曰恭幾音鉅依反商為外戚重臣

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師古曰焉助也焉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

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廷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

百姓奔走相蹂躪

師古曰蹂躪音蘭

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

公卿議大將軍鳳呂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

城呂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

冒城郭師古曰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

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訛說偽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上迺

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

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

尊任之為人多質有威重師古曰多質言不為文飾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

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廷

中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猶見天子而經未央中過也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

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

楊彤為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婿也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

如淳曰部屬猶差次差次其屬今治之鳳呂曉商師古曰告語也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為彤素善吏

宜呂為後師古曰且勿按問也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呂是怨商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呂為暗昧之過

不足呂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

呂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呂病對不入及商呂閨門事見考

自知為鳳所中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惶怖更欲內女為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

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

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文穎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師古曰文說是也下音胡稼反左將軍丹等問

匡師古曰史丹也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意欲所行必果之

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師古曰票疾也微謂私求之也票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欲呂立威天

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傅謂傅婢也

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也章下有司商私怨對師古曰對音直類反商

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曰示丹丹惡其父子

乖迕師古曰迕逆也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善曰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

不親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

曰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詭

也執左道師古曰左道僻也曰亂政師古曰左道謂不正也誣罔

師古曰誣罔也音布內反故應是而曰

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蘇林曰日

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使就國卒無怵愁憂師古曰卒終也愁古惕字今

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帝凡三主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

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

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

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

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意考問

欲有秦國即求好女曰為妻陰

興幾遭呂霍之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商有

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

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其非也音居謁反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

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餗鼎實也謂所享之物也其足則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

春秋即位曰來未有懲姦之威加師古曰遏止也未然謂未有其事恐將然也

討不忠曰遏未然師古曰遏止也未然謂未有其事恐將然也

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師古曰翼助也而回

師不遵法度曰翼國家師古曰翼助也而回

道曰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前刑之碎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

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

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

碎下媚曰進其私師古曰回衰也碎讀曰碎執左

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

盛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

臣愚曰為聖主富於

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

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門北寺是也

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

制曰弗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呂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呂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畱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竟呂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不附已者樂昌侯

安見被呂罪自殺國除

師古曰被加也音反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

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呂外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呂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弟薨諡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丹呂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立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呂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也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畱好音樂

孟康曰音樂意於音樂或置鞀鼓殿

下師古曰輦本騎上天子自臨軒檻上噴銅九巨槌鼓師古曰檻軒闌版也噴下也槌投也噴音類

音持流反一曰槌也音丁歷反確音丁回反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晉灼曰疾擊之鼓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後宮及左右

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

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師古曰敏速疾也溫厚也溫故厚蓄故事也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

於絲竹鼓鼗之閒則是陳惠李微高於臣衡可相國也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

李微是時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師古曰咲古笑字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

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大師古曰同處同義呂至於壯大上望見太

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

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言責謂丹師古曰謂者告語也丹免冠謝

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臣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

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之欲反罪迺在臣當死上言為然意迺解

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得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

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數問

尚書曰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

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丹曰親密臣得侍視

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呂青規地口青蒲自非

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呂蒲青為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涕泣言曰幸太子適長立積十餘年師古曰適

讀曰嫡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託為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

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臣願先賜死臣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

臣下必臣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臣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

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

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

太子吾豈可違指尉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焉也丹即却頓首曰愚

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却退也離青蒲上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復

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還讀曰旋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師古曰道讀曰導丹噓唏而起師古曰噓音虛

既反太子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徒左將軍光祿

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

軍丹往時導朕曰忠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

東海郟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淳曰聚字命反聚邑居也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師古曰愷

樂也弟易也言有貌若儻蕩不備疎誕無以愷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

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曰舊

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賞賜累千金僮奴曰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

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

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復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曰官

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

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曰輔不衰丹歸第數月

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曰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

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

迺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傳喜字稚游河內温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

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曰

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

聽莽退眾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俱傅太

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曰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

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師古曰諫讀曰諫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

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

曰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

德

德

德

黎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已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

氏賢子已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

社稷之衛魯已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子氏亡則魯不亡項已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

國不已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

曰已解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已開廉頗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將廉頗固壁不戰秦迺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畏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信之因已括為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萬之眾降秦秦皆坑之漢散萬金已

疏亞父師古曰事在陳平傳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明而傅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迺徙師丹為大

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

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

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已感動喜喜終不順後

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

大臣遂其姦心師古曰遂成也申也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傅太后

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

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雖在

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

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

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師古曰慤謹也音以用反

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已故斥逐就國

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曰喻有節操之人也其還喜長

安已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

懼後復遣就國已壽終莽賜諡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曰三王謂成侯及商鳳三家也皆

皆

皆

皆



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師古曰言無善人也陽平之王多

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執尤盛曠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居非其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然至

於莽亦曰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巨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

相繼高曰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師古曰

曰道讀曰導雖宿儒達士無曰加焉及其歷房闈入計內推至誠犯顏

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

貞之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賢引之曰喻丹也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

平際會禍福速哉

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漢書八十二

辭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漢書八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辭宣字贛君東海郟人也師古曰贛音貢郟音談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後曰

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師古曰斗食者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曰斗為數也不其縣名也其音基琅邪太

守趙貢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見宣甚說其能師古曰說悅從宣歷行屬縣師古曰

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

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師古曰趙貢察舉宣故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

令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為刺史所舉也宛音於元反句音劬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

有名曰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虛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

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

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補文之德曰至千日中允執聖道

刑罰惟中師古曰允信也中音竹仲反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師古曰凝謂不通也是臣下未

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

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事信也刺吏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

舉錯各已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舉劾妄為苛刻也六條解在百官

巨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師古曰言求備於人

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關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

飲食周急之厚彌哀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音郎到

通則陰陽否隔師古曰否閉也音皮鄙反否與隔同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

失德乾餱已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解在元紀餱音侯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

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救師古曰申救也謂給事中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

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宜敷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

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進白黑猶言清濁

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師古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上徙宜為

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

始高陵令陽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

案不能竟師古曰雖每案驗之不能窮竟其事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

甚備已而陰求其罪滅具得所受取宣祭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

手自牒書條其姦滅師古曰牒書謂書於簡牒也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

呂為疑於主守盜孟康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自入已也馮翊敬

相暴章師古曰依當時律條滅直千金則至重罪故密已手書相

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且令自無其事宿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師古曰

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

令游自己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

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已上師古曰讀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

知清白也宣恐其距諱即欲驗治之

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問使

反與讀曰謬誤音千故

師古曰言求備於人郡縣相迫促亦

師古曰勞音郎到反來音郎代反

師古曰否閉也音皮鄙反否與隔同

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解在元紀餱音侯

師古曰申救也謂給事中使昭然知

師古曰稱進白黑猶言清濁

師古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

師古曰與宣書記相當

師古曰

非法師古曰言斂取錢財賣買聽任富吏買數不可知證驗師古曰買讀曰價

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師古曰游本因薦舉得官故使掾

平鐫令如淳曰平鐫激切使之自知過也音灼曰王常孔子曰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答冉有令詳思之方調

守師古曰言欲選人且代游守令職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

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

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中山師古曰辟讀曰僻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

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師古曰孟公綽即曰令奏賞與恭換縣師古

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師古曰孟公綽宜因移書勞免之曰昔孟

故或曰德顯或曰功蘇林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曰無

屬縣谷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蘇林

願勉所職卒功業師古曰卒終也宜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

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曰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

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

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而安利也池陽令

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

掾廼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

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賂而立不

知殺身已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曰府決曹掾書立之極曰

顯其魂師古曰此職追贈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師古曰冬

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宜出教曰益禮貴和

人道尚通日至吏曰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曹雖有公職事家

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共相樂應劭曰壹大

師古曰自言端拱無為而受縣之成功

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為能體備之

魏晉之卿族老謂家之長也滕薛小國諸侯也

師古曰孟公綽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

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為能體備之

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答冉有

字路之言也列

師古曰游本因薦舉得官

而身又是儒者故云然

師古曰孟公綽

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

師古曰孟公綽

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

師古曰孟公綽

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

師古曰孟公綽

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

師古曰孟公綽

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

師古曰孟公綽

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

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字象壹矢因曰壹矢此說非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夫謂一為歡美耳夫古笑字也

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師古曰有智思也音先寺反

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省視也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

師古曰利便也省減也便於用而減於費也省音所領反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其職辨師古曰辨日其

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師古曰工官也曠空也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

官人師古曰虞書臯陶言之辭也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任官人也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

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已充其缺得

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敦王功

不興師古曰墮毀也敦也墮音火規反敦音丁回反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

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子輦轂之下不吐

剛茹柔師古曰大雅蒸人之詩云惟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音人庶反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時而出當理也當音丁浪反

守臨淮陳畱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修理

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

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已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

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已言譽人者必當試之已事宣考績功課簡

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一曰明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也不敢過稱已奸欺誣之舉師古曰過稱謂論其實而妄稱譽之也奸犯也

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

足已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右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

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清絜減退膳食率從公道也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

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畱

神考察上然之遂已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

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兒子也為史亦

有能名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辭侯故

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宜經術又  
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  
克上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呂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  
帥鄭躬師古曰渠大也降者數千人廼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歛  
呂趨辦師古曰不成人后宣帝上皇其後上聞之呂過丞相御史遂册免  
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  
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師古曰比類也登百姓飢饉  
流離道路疾疫死者已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  
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廼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  
之數呂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昂絕幾不為郡師古曰昂與隔三  
輔賦歛無度酷吏並緣為姦師古曰並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  
得事實之意九卿臣下咸承音步浪反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

師古曰謾詐也音慢又音莫千反繇讀與由同有司法君領職解媢師古曰法謂據法曰劾也解讀曰懈媢與慢同開謾欺之路  
傷薄風化無已帥示四方不忍致君子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  
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  
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  
法練國制度師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  
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宜復尊重任政數  
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修明至南陽太  
守修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修居官  
宣為丞相時修為臨菑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  
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師古曰駁者執意不修遂  
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  
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呂不忠孝免不宜

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賅客楊明欲令

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會司隸缺况恐咸為之遂令明

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眾等奏况朝

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呂

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

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

道人眾中欲呂高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師古曰高與桀黠無所畏忌

萬眾謹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

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君畜產且猶敬之春

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

况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

論及况皆弃市廷尉直曰為律曰鬪

皆大不敬明當呂重

論及况皆弃市廷尉直曰為律曰鬪

皆大不敬明當呂重

論及况皆弃市廷尉直曰為律曰鬪

皆大不敬明當呂重

論及况皆弃市廷尉直曰為律曰鬪

皆大不敬明當呂重

論及况皆弃市廷尉直曰為律曰鬪

皆大不敬明當呂重

論及况皆弃市廷尉直曰為律曰鬪

皆大不敬明當呂重

論及况皆弃市廷尉直曰為律曰鬪

皆大不敬明當呂重

論及况皆弃市廷尉直曰為律曰鬪

皆大不敬明當呂重

論及况皆弃市廷尉直曰為律曰鬪

師古曰創謂傷之也

音初良反其下並同

師古曰高與

桀黠無所畏忌

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

孟康曰手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師古曰鬪

同謀之人皆從此科

上曰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曰中丞議是自將軍曰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音尤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生之具也解在平紀觀視園菜終不問惠曰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史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宣笑曰吏道曰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曰宣言為然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况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

出言非莽而况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况發揚其罪使

使者曰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

室師古曰擗墜也音子詣反且嫂何與取妹挾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為嫂披發也

使者迫守主師古曰守而逼之遂飲藥死况梟首於

市曰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搏

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隨從士大夫

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曰公

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曰太常掾察廉

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

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閒步

至廷尉中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閒步謂步行而伺間隙去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

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師古曰

曰謂被掠答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曰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

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

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師古曰高弟入為長安令

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師古曰文法師古曰更歷師古曰及為刺史行

部師古曰行師古曰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師古曰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

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曰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師古曰趣讀曰

促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

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師古曰職卑皆黃綬

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師古曰刺史所止理事處其民為師古曰史所免及言盜賊辭訟事

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師古曰博駐車決遣師古曰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

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

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

齊部舒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師古曰遲緩多自高大巨養名聲

博問其故對言惶恐師古曰言懼師古曰故事二千石新

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職博奮髯抵几曰師古曰髯頰毛師古曰也抵擊也音紙

觀齊兒欲曰此為俗邪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

教置之師古曰皆新補師古曰置官代移病者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

門下掾贛遂者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緩博出教主簿師古曰此教

薄師古曰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迺止又敕功曹官屬多

褻衣大袍師古曰紹謂大袴也師古曰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

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

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曰從事耳亡

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師古曰言師古曰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

師古曰言師古曰不能言



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

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曰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縣有劇賊及

它非常博輒移書曰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

罰輒行師古曰稱副也曰是豪強慙服師古曰慙自之涉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

中皆不得師古曰於縣廷之中報仇殺人之賊亡捕不得也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

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閭博

迺見丞掾曰曰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

師古曰與讀皆曰豫閭下書佐人博曰占檄文曰師古曰隱度其言口授之占音之贍反府告姑幕令丞

言賊發不得有書師古曰言已得縣之文書如此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

律令師古曰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間

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詣府師古曰伐功勞也閱所經也部掾曰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掾所部之掾也其操持下皆此類也曰

高弟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辭宣

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而不能便利於人然亦縱舍時有

大貸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也貸謂寬假於下也音吐戴反下吏曰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師古曰姓尚方名禁

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

知曰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師古曰瘢創痕也音盤痕音胡恩反博辟左右問禁師古曰辟讀曰

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師古曰言其得被斫之情狀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

固時有是師古曰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馮翊欲酒卿恥拔拭用禁師古曰拔拭摩也酒音先禮反拔音文粉反能

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言盡死力也博因救禁毋得泄語有便

宜輒記言師古曰不令泄故試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為書記曰言於博因親信之曰為耳目禁晨夜發起

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

閣數責曰禁等事與筆札便自記積受取一錢曰上無得有所匿

師古曰積累前受取之事欺謾半言斷頭矣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

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呂實迺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  
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師古曰蹉音千何反跌音徒結反博遂成就

之師古曰言進達也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為太守先是南蠻若  
兒數為寇盜師古曰若兒其豪長之名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師古曰間音居覓反郡

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  
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

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  
呂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聽也剽音顯姓反三尺律令人事出其

中師古曰言可呂人情知之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  
呂問廷尉得諸君覆意之如淳曰但欲用意復之不近法律事故也師古曰覆音芳目反正監呂為博苟強

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  
十中八九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

到輒出奇譎如此呂明示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  
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

呂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  
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

司馬呂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  
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奏之也約少也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

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音扶問反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  
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呂久廢而不治也宜

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呂考功效其後上呂問師安  
昌侯張禹禹曰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

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  
軍官呂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軍官呂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曰備三公官焉議者多曰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者著御史大夫

之職當休廢也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

務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高皇帝曰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

典正法度曰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

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

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

所曰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師古曰更

經也音衡反權輕非所曰重國政也臣愚曰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

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曰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哀帝從之迺更

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曰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

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

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

古選諸侯賢者曰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一牧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所曰廣聰明

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

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曰卑臨尊

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

史更置州牧曰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

至德薄大宇內萬里師古曰博與音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

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

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

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曰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

守而已恐功效陵夷

師古曰陵夷漸廢替

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

不過三椀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

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劔曰帶之

其趨事待士如是博曰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

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博喜為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

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博亦太后從弟譎諛欲順指會博新

徵用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曰廣孝道錄是師丹先免師古曰錄讀與

博代為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

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為

庶人呂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

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博太后

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

師古曰風讀曰諷

博受詔與

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

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

博曰已許孔

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

博惡獨斥奏喜曰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

師古曰汜音凡

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

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

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

一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曰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

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

更三赦

師古曰詔已罷官事又經三赦也更音工衡反

博執左道虧損上恩曰結信貴戚背君

師古曰鄉讀曰嚮

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玄知

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

台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

郎議右將軍矯望等四十四人師古曰曰為如宣等言可許

龔勝等十四人曰為春秋之義姦曰事君常刑不舍師古曰

叔孫儵如欲頡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

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儵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於成

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者欲得志今晏放命圯

政要大臣曰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

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

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曰御史為丞相

曰少府為御史大夫竝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

行志

博皆起佐史歷位曰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

曰察失名師古曰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

曰言其事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雅音休假借

更好惡異前師古曰復附丁傅稱順孔鄉師古曰稱副也副

允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師古曰仰藥謂孔子曰

之行詐也博亦然哉師古曰論語云子疾病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子曰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漢書八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為

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

及事師古曰頓讀曰鈍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

能所宜師古曰言從何術魏可自達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已經

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

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呂給友

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呂

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師古曰

舊也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師古曰常宦學雖在前而名譽不及方進心害其

能論議不右方進師古曰毀短也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

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師古曰宗尊也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

進邃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師古曰刺史歲盡軌奏也遷為丞相司

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曰贖

論師古曰當察秦時時行事有關失罪合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言此者冀尚書忘已之事不奏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

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又暴揚尚

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師古曰既自委不坐又言遲疾無所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為不敬臣謹言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

亡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長取其母與豶豬連繫都亭下師古曰豶深屠之豶壯豕也音家商

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相察無狀者師古曰無狀謂商及

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曰督察公卿曰下為職師古曰督視也今丞相宣請遣掾史曰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為士也

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迺害於迺國不可之大者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迺凶于迺國害于厥躬故引之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曰下

正國法度議者曰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師古曰趣讀曰促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

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

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

新視事而消勳亦初拜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師古曰倨傲也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

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頹過迺就車師古曰頹待也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綱紀曰尊卑上下之禮為大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

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迺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羣臣宜皆承順聖化曰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

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謾讀與慢同易音大駭反而又謫節失度邪調

無常師古曰調古韻字也私過辛慶忌見王商而下車是邪調也色厲內荏應劭曰荏色厲而內任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

相免勳時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救正曰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

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師古曰從音七容反曰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後丞相宣曰一不道賊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為不道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

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曰為方進不曰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師古曰必勝必取勝宜抑絕其原勳素行

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曰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師古曰逆詐者謂曰許意逆猜人也逆迎也論語曰子不逆詐遂貶勳為昌陵令方進旬歲

開免兩司隸師古曰旬滿也滿也旬歲猶言滿歲也若十日之一周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

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幸權為姦利者師古曰權專也幸權者言已自尊之他人取者輒有辜罪方進部

椽史覆案發大姦賊數千萬上曰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欲試曰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博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

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師古曰言當犯廷貴戚而見毀方



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師古曰弛解也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

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

並徵發為姦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

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

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

在方進內行脩飾供養甚篤師古曰飾謹也篤厚也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

服起視事已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師古曰漢別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言為常大功十五日小持法刻

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

育逢信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巨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

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開至宰相據法已彈咸等皆罷退之初

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為

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

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

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為刺史云師古曰甫始也後方進為京兆尹咸

從南陽太守入為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弟郡守歷

京兆太僕為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代閱也簿音主簿之簿及御史大

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

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曰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

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師古曰每有政

事皆與謀之而行也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

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

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

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

微自解說師古曰解說猶今言分疏

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

師古曰揣謂探求之音初委反

居亡何

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

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

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呂求薦舉後為少府數饋遺

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

師古曰辟讀曰辟

而官媚邪臣欲呂微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歟

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

呂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

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

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

師古曰冒貪蔽

也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

呂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

于長有罪上呂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呂金

錢與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呂皇太后故

蘇林曰託於詔文也

誠不可更有它計

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

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

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

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眾人

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

師古曰與讀曰豫

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

鉅鹿太守孫闕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

背公死黨之信

師古曰死黨盡死力於朋黨也

欲相攀援死而後已

師古曰援引也已止也援音爰

皆內有

不仁之性而外有隳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

殘賊酷虐苛刻慘毒呂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

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

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

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

前漢八十五

此三人皆內懷姦獮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  
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師古曰沒盡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  
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  
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鷂似鷂而小今謂之土鷂音之然友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眾  
誠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曰冒覆蔽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  
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郡呂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既  
廢銅復徙故郡呂憂發疾而死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呂  
儒雅緣飭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  
人主微指呂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呂能謀議為九  
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  
長免上呂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  
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

子與之師古曰與許也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呂自持方進迺

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呂  
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

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

進厚李尋呂為議曹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  
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張晏曰九年之

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張晏曰元延中嶧山崩壅江江水不流山地之三者既效可

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庫二十星在軫南金太白也輔湛沒火守舍張晏曰北

旁一小星曰輔沈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三十日為守舍謂  
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日火守舍熒惑守心師古曰湛讀曰沈萬歲之期近慎朝暮師古曰

曰萬歲之期謂死也慎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

位為具臣已全身難矣師古曰具謂具位之臣無功德也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

勳師古曰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已也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師古曰三百餘人謂丞相之官屬也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貢麗善為星師古曰貢姓也麗名也貢音肥言大臣

宜當之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

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

位於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已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張晏曰元延元年章門函谷門牡自亡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師古曰黨衆多吏民殘賊毆殺良民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及斷

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亡忠慮

羣下兇兇更相嫉妒師古曰更音工衡又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

便安元元之念閒者郡國穀雖頗孰師古曰開謂近者已來也百姓不足者尚眾前

去賊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師古曰謂財用也

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

增賦稅城郭墾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張晏曰一切權時也墾城郭旁地園田人多益其稅也百人為卒取一人所贍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

明隨奏許可使議者已為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

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曰容容隨將何已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師古曰蒙冒也傳

曰高而不危所已長守貴也師古曰季經之言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執念

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已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

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

日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已丞相不起病聞

上祕之遣九卿冊贈已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

柱檻皆衣素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闕版也皆已白素衣之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

相故事

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贈棺棺斂具賜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焉諡曰恭侯

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為關都尉

南郡太守師古曰言方進未死之時官已為此官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曰父任為郎稍遷

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

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師古曰行音下更及其下並同丞相史在傳舍

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

言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之通名也立迺走下義既還

大怒陽曰它事召立至曰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

縛立傳送鄧獄師古曰部分其掾而遣之鄧亦南陽之縣恢亦曰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

隨後行縣送鄧師古曰因太守行縣自隨即送鄧之獄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

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試以環宛市迺送師古曰環繞也音下串反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

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曰問丞相方

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

也其意已為入獄當輒死矣師古曰謂其不知立有所恃挾己自免脫後義坐法免起家而

為弘農太守遷河南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為東郡

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迺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

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曰為孺子依託周公

輔成王之義且曰觀望師古曰言漸試天下人心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

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

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曰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

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曰

不慙於先帝師古曰埋名謂身理而各立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師古曰乃汝也豐年十八勇

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

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曰明兵法徵在京師義迺詐移書曰

重罪傳逮慶

師古曰走赴獄也

於是呂九月都試日

如道守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斬觀令

文穎曰觀縣各師古曰音工喚友

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

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匡

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

將軍呂東平王傳蘇隆為丞相中尉臯丹為御史大夫移檄郡國

言莽鳩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共郡讀曰恭

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莽聞之大懼迺拜其黨親輕

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

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古曰况讀曰况

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兄為奮威將軍師古曰况讀曰况

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曰擊義焉

復呂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遂並為

橫整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遂姓也並名也遂音祿又音鹿今東郡有遂姓二音並行書本遂字或作逮今河朔有遂姓自呼音徒戴反其義兩通義和

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大係後丞丞陽侯甄邯為大將軍

屯霸上師古曰承陽侯音杰常鄉侯王暉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

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

日抱孺子謂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呂

畔師古曰祿父糾子也父讀曰甫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

之斗筭師古曰斗筭自喻材器小也解在公孫劉周傳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

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比周公故依放其事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

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

應劭曰言呂大道告於諸侯呂下也御事主事也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下董應劭曰趙飛燕傳太后丁太后董賢也師古曰不弔言不為天服事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

所弔也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

當承繼漢家無竟 予未遭其明愆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子莽自

之歷服行政事 稱也言不遭遇明智之人呂自輔佐而 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熙嘆辭予惟往求

道百姓於安蓋為謙辭也道讀曰導 朕所濟度奔走師古曰言我當求所召濟度 臣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

曰傳讀曰附 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師古曰前人謂周公 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師古曰

近音其新反 居攝寶龜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遺音戈季反 太皇太后臣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師古曰

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及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師古曰

動眾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西土謂西京也言在東郡之西也 於

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師古曰誕大也 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

我國有些災使民不安師古曰皆病也言天所召降威遺龜者知國有 是天反復

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復音扶 粵其聞日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日 宗室之雋有

四百人孟康曰諸 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 予敬臣終於此謀繼嗣

圖功師古曰我以此宗室之雋及獻 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

為美也 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曰汝于

伐東郡嚴鄉通播臣師古曰通亡也播散也 余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

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余等國君或

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為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 帝不違卜師古曰卜既得 故予為沖人長思厥難

曰烏虜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 予遭天役遺大

解難於予身曰為孺子不身自郵師古曰言天曰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 予

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 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

位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師古曰

曰班謂布行也 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師古曰

曰皇太子即謂孺子 年在繼祿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

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予明辟師古曰辟君也 予熙為我孺子之故

師古曰重 予惟趙傅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曰成

歎而言

三說晉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會也謂三隊極厥命師古曰隊隕也極盡也烏虜害其可不

旅力同心戒之哉師古曰害讀曰曷曷何也旅陳也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天

休於安帝室與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今

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古曰言天道常思助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

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上莽曰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奇曰李

神靈之徵師古曰呂祐我帝室呂安我大宗呂紹我後嗣呂繼我漢

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幸不避師古曰其有官國之正統不尊大緒者當速加刑辟

不避親戚適讀曰嫡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呂廣立王侯並建曾

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師古曰屏謂蔽捍其難也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序乖繆

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師古曰混亦同也音胡本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

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

學尊中宗高宗之號服虔曰宣帝元帝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呂受

白虎威勝之瑞應劭曰元帝誅滅郅支單于懷輯西域時有獻白虎者所曰威遠勝猛也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

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兆符應則是天地乾坤夫妻之義相配合也判之言片也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

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壘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壘洛所出皆有圖書故

本言之壘古野字古讖著言肆今享實師古曰肆故也言有其讖故今當其實此迺皇天上帝所呂安

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師古曰洪大也烈業也烏虜天用威輔漢始而大大矣

難更呂強大師古曰言因此爾不克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天忘勞我成功所孟康曰

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天忘勞我成功所孟康曰

我國家成功之所在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肆

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師古曰肆陳也天輔誠辭師古曰

辭則為天所輔言天呂百姓託我我曷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地累音力端反害讀曰曷下皆類此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

之

之

之

之

之



祖宗所受休輔

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眾眾若有疾苦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勞音來到反

予聞孝子善繼人

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

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

築室而御各

厥父菑厥子播而獲之

師古曰父菑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獲之反土為菑一曰田一歲曰菑

予害敢不

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

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弄其本業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

若祖宗迺有

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

師古曰警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正言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

然今所征討不得

烏虜肆哉

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

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

其勉助國道明

師古曰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言助國也

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

帝命

師古曰迪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

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

難人翟義劉信大逆

欲相伐於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

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迺大為難難言于國紀是白相謀誅伐其室也

難字

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裔夫予害敢不終予晦

師古曰裔夫治田志

除草穢人之欲喪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日終竟田晦之事

天亦惟休於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卜從

師古曰言循祖宗

師古曰言天與祖宗之事我何真極卜法敢不從從言必從也

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

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

美乎王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

故予大且爾東征命不僭差

師古曰言必信之矣

卜陳惟若此

曰卜兆陳列惟如此

迺遣大夫

淵聖御名譚等班行論告當友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

孟康曰菑故戴國在梁後屬陳

明告里附城

師古曰明告者言其出使能明告論於外也附城云如古附庸也

諸將東破陳留菑

留今日考城

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恭大喜復下詔曰太皇太后遭家

不造國統三絕

師古曰謂成帝哀帝平帝皆無子矣

絕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

皇帝短命蚤崩

師古曰蚤古早字

幼嗣孺沖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

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

念太皇太后惟經甄分析王道離散

師古曰惟思也

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

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為天下利王道

粲然基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迺成道德庶幾於唐虞

功烈比齊於殷周

師古曰烈業也

今翟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眾欲呂

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

孝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師古曰鉅大也莽誣雲呼其父曰鉅鼠也後雲竟坐大逆

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師古曰詖佞也音彼義反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

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為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實疾害也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

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

平相輔謀反師古曰輔者東平王相之名也執捕械繫欲呂威民先自相被呂反逆大

惡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

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於長安都市

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師古曰重疊多而聚積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

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師古曰共讀曰恭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

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

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

赤鞞繹朱輪車即軍中拜授服虔曰繹即今之綬也師古曰鞞所呂繫印也繹者系也謂逆受之也即就也鞞音弗繹音逆因大

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義與劉信奔軍庸

亡孟康曰謂挺身逃亡如奴庸也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

聞翟義起自茂陵呂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

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釐令師古曰釐讀曰郃劫略吏民衆十餘

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級為虎

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

等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彊弩將軍王駿呂

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呂邑弟侍中王奇為揚武將軍

城門將軍趙恢為彊弩將軍中郎將李琴為厭難將軍師古曰琴音所林反復

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迺置酒白虎殿勞

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時州郡擊破

之莽迺并錄呂小大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呂

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  
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  
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為國討賊內報  
私怨莽擢立為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  
家數有怪師古曰言義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  
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狗走  
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倣儻師古曰倣音土  
歷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大夫人可歸為弃去宣家  
者師古曰言歸其本族自絕於翟氏呂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  
及種嗣至皆同坑呂棘五毒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也而下詔曰蓋聞古者  
伐不敬取其鱷鯢築武軍封呂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呂懲淫慝

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王之辭也鱷鯢大魚為害者也呂此比敵人之勇桀者京高直也觀謂如闕形也懲劊又也慝惡也鱷古鯨字音其京反鯢音斤奚反觀音工喚反迺者反

虜劉信翟義許逆作亂於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師古曰芒竹在蓋屋南界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即中同竹園是地矣芒音亡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

濮陽結姦無鹽殄滅於圍趙明依阻槐里環隄師古曰槐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隄而明依之呂白

也固霍鴻負倚蓋屋芒竹師古曰負恃也倚音於綺反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

逆賊之鱷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蓋屋凡五所各方

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呂為大戮薦樹之棘師古曰薦讀曰荐荐重也聚也建表木

高丈六尺師古曰表者所已標明也書曰反虜逆賊鱷鯢在所長吏常呂秋循行師古曰

日行音下更反勿令壞敗呂懲淫慝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呂為饒師古曰

日鴻隙陂各藉其溉灌及魚鼈荏蒲之利已多財用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

大夫孔光共遣掾行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呂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

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

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

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曰言留無澆灌不生杭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

反乎覆陂當復師古曰事之反覆無常言禍分福所倚誰云者兩黃鵠師古曰託言有神來告之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曰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宗

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資育奚益於敵師古曰資謂孟資育

謂夏育皆古之勇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資音奔義不量力懷忠憤發曰隕其宗悲夫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西川史國朝氏書

漢書八十四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漢書八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使送鄧支單于侍子師古曰為使而

送之還本國也郵音質為鄧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

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即李延壽也姓繁音蒲何反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為

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

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

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師古曰飭與較同救整也又下

明詔帥舉直言師古曰帥舉謂公卿守相皆令舉也帥字或作帥師衆也燕見紬繹師古曰紬讀曰抽細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

繹者引其端緒也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

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十呂承天心師古曰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大中即皇極也解在五行志則庶

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師古曰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師古曰如若也

般讀與 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師古曰六極謂一曰凶短折二  
盤同 曰疾三日憂四曰貧五日惡六曰弱 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曰類告人迺十二月朔戊申

日食發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師古曰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二者同日俱發曰丁  
寧陛下師古曰丁寧謂再三告示也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師古曰厚猶深也意豈陛下志在

閨門未郵政事不慎舉錯師古曰志在閨門謂留心於女色也錯置也音干故反婁失中與師古曰婁古屢字也

與讀曰歟 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  
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

或亂陰陽師古曰謁請也內則所請必行外則擅其權力言女寵盛也昔褒姒用國宗周曰喪師古曰褒姒褒人所獻之女也

幽王惑之卒 閻妻驕扇日日不滅師古曰閻發也一疾也扇也熾也魯詩小雅十有大夫之禍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極其有極師古曰周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政災異日為之食為不善也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士奉帝王之職曰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

陛下所執師古曰方內四方之內也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曰勞

天下師古曰損減也開讀曰開勞憂也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美師古曰美古笑字絕卻不

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師古曰卻退也享當也言所為不善不當天心也一日天不祐之不敬享其祀也虞與娛同起居有常

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師古曰致至也安心而服行之如天性自然也經曰繼

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師古曰周書無逸之辭也言從今曰往繼業嗣立之

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曰崇至德師古曰虞書堯于媯內嬪于虞謂堯呂二女妻舜觀其治家欲使治國而楚莊忍絕丹姬曰成伯功

楚文王姬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谷水集丹字作夏是也今此傳作丹轉寫誤耳應氏就而謬釋非本 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曰傾

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曰絕驕師古曰解並讀也伯讀曰霸 廣繼師古曰秩次也

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師古曰詩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褒姒而黜申后故後宮

親屬饒之巨財勿與政事師古曰與此詩三刺之永言此者譏成帝專寵趙昭儀也

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師古曰與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師古曰龍筦臣

名也筦字與管同管主也虞書舜典曰帝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曰四輔謂

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允也也遠音千萬及父讀曰前左輔右弼前疑

後丞也周書洛誥稱成王曰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孟康曰左右謂尚書官也齊栗

誕保文武受命亂為四輔言其整齊萬事嘗戰栗謹敬也戴

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師古曰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使長皆使學先王

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字無敖戲驕恣之過師古曰則左右肅艾

師古曰肅敬也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

讀曰又治也辭也言王者欲正百官要在能先正其左右近臣也在能先正其左右近臣也治天下者尊

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師古曰簡略也謂輕慢也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

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師古曰簡略也謂輕慢也明度量日程能考功實言定德師古曰無

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譖師古曰比周言阿黨親密也寢潤積漸之深也比音頻寐反則抱功修

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李奇曰即就也工官也小人日銷

俊艾日隆師古曰艾讀曰又其下亦同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師古曰虞書舜典

三年一考其功三考則退其幽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師古曰虞書各錄暮之辭

簡無功者升其昭明有功者俊築治能之士並在官也九德謂寬而栗柔而立恩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

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

孟康曰木九州洪水隔分更為十二州處所離遠制制之道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

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師古曰呼刑

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

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一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師古曰呼親萬

姓師古曰親謂愛養之平刑釋寃師古曰釋也呂理民命師古曰理也務省絲役毋奪民時薄收賦

稅毋殫民財師古曰殫盡也音單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師古曰

曰古者行役不踰時時謂三月是為一月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師古曰言雖有唐堯之免此疾患

大災民無離上之心師古曰堯遭洪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師古曰周書無逸之

辭也懷和也保安也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召譴告人

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

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五福若所為不善則召六極畏罰之五福

其下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洽災氣也共讀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

所行不享上帝師古曰享常上帝不師古曰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

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管仲曰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

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

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

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

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

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師古曰欲末殺災異滿闕誣天師古曰

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滅也滿闕謂欺罔也殺音先曷反闕音來直反

木師古曰自甲至巳凡六日也溱與臻同臻至也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

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讓

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言任用之授

也百權陰欲自託迺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

患師古曰粥音弋六反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師古曰諸

侯大者迺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百

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開雜也五字骨肉大臣有申

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中后之父洞洞屬屬小心畏忌師古曰洞洞驚肅也屬屬專無重合

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莽通安陽上官桀博陸霍禹也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

此欲呂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讐說欺天

者也師古曰檻義取檻柙之檻檻猶閉也其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

之明戒聽掩昧之讐說師古曰舍謂留也掩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曰

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師古曰此則陛下即位委

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呂大水著呂震蝕師古曰中重各有占應相為

表裏百官庶事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師古曰倚音於白氣起東方

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

京師道微二者已醜師古曰醜陛師古曰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

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師古曰抗舉也湛讀

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師古曰

奮音公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尊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

得繼嗣而已毋非有賤也師古曰苟得子可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

廣求於微賤之間師古曰求當也呂遇天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慰釋皇太后

之憂愠師古曰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師古曰蕃多也

元反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

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闕策

不及事已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

私欲聞離貴后盛妾師古曰開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

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師古曰右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

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師古曰由從由至尊聞天意甚

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呂示腹心大臣如淳曰承

言示腹心大臣無不可矣腹心大臣呂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呂為誠天意

臣無不可矣

臣無不可矣

臣無不可矣

臣無不可矣

臣無不可矣



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師古曰從唯陛下省察熟念厚

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皆曰其書示後

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曰責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為大

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

筭之材師古曰筭竹器也斗筭喻小而不大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

介師古曰雅素也介紹也言非將軍說其狂言師古曰說擢之卑衣之吏廁

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愆師古曰食猶受也也膚受謂雖

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悲兄覆育子弟誠無已加師古曰察明昔豫

子吞炭壞形曰奉見異師古曰壞讓也為智伯報讎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齊客

隕首公門曰報恩施師古曰舍人魏子三收邑人不與孟嘗孟嘗怒之魏子曰假與賢

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

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曰自代

上從之曰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

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師古曰

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師古曰下宜在上將久矣曰大將軍在故

抑鬱於家不得舒情今大將軍不幸蚤薨師古曰蚤索親疏序材能

宜在君侯師古曰君侯一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

承等愚劣不能哀傷師古曰承屬聞曰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屬近

是則車騎將軍秉政師古曰秉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

不為君侯喜宜深師古曰深定曰固城門之守收大伯之

讓保謙謙之路師古曰大知者首願君侯與博

覽者參之師古曰參小子為尹侯安世譚師古曰善大感遂辭讓不受

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師古曰為音所危病滿三

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史音用從

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師古曰如若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

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師古曰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

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師古曰之師古曰夙夜孳孳師古曰孳孳不執伊尹

之彊德師古曰守職匡上誅惡師古曰本善不避仇讎師古曰章至公立

信四方師古曰篤行三者迺可師古曰一堪重任師古曰字感能師古曰篤厚

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師古曰太白師古曰尚在小

桑榆之闕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師古曰如淳曰言其居象王首也承見音為司

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師古曰湛讀曰沈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沈潛剛克言

爾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師古曰此承白

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

呂斯言自救解

竝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

其路師古曰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為護苑使者音薨成都侯商代為

大司馬衛將軍永迺遷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

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永對曰臣聞王

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

危亡之言輒上聞師古曰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

更用師古曰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古曰晏然

自師古曰若天有日莫能危師古曰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

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係其存者也師古曰下繫之

危存不忘亡乃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

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眾賢不遠千里輻湊陳

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

之象也張晏曰夏曰建寅為正萬山在龍陽德由小之大師古曰言因小呂至大故為王者

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

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

不能處也師古曰處謂斷決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已

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

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呂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

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婦人姐

已言紂用姐已之言自取殄滅非天絕之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宗尊也言紂

容納逃亡冬罪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

月之詩威亦滅也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迺為褒姒所滅怨其甚也威首呼悅反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上

九爻辭也言晚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溼也秦所呂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

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

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也餽與饋同饋食也言婦人之道居中主食遂順而已無所必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由詩

曰懿厥愆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懿美也愆智也言幽王呂愆婦為美實

迺為梟鴟也婦謂褒姒也梟鴟惡聲之鳥故呂諭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呂寵褒姒之故生此災耳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

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滅女寵至極不可

上矣師古曰上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如淳曰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

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驕其親屬假之

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呂披庭獄大

為亂阱師古曰穿地為坑阱呂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阱音材性反榜箠瘠於炮烙師古曰瘠加也炮烙紂

之呂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而呂為樂瘠音于感反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師古曰復亦報也音扶福反反

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端曰憐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勅治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

曰掠答服之立其罪名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高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生

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日日食再既孟康曰既盡也呂昭其辜師古曰昭明也王者必

先自絕然后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師古曰謂私畜田及

奴婢財物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呂相呼崇聚僂輕無義小

人呂為私客師古曰僂疾也音類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

隨師古曰擬引也音大鼎反鳥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恒如鳥鳥之集亂服共坐流酒

媠嫚溷殺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閔免猶也道流道也典門戶奉宿衛

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

呂民為基民呂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呂明王愛養

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師古曰言常畏慎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

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功作之端次改作昌陵及天

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絲役重增

賦斂徵法如雨師古曰言其多也役百乾谿費疑驪山師古曰疑讀曰擬擬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

廣比於秦始皇靡敝天下師古曰靡散也音式皮反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營表師古曰盱音吁野大也

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

降饑饉仍臻師古曰婁古屢字也仍頻也流散冗食餒死於道呂百萬數師古曰冗亦散也餒餓也冗音

人勇反餒音迺助反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師古曰畜讀曰蓄上下俱置無

呂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願陛下追觀夏商周

秦所呂失之呂鏡考已行師古曰鏡謂鑒照之考校也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

師古曰言上之所為違於節儉皆與永言同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

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

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

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

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僻之惡志師古曰僻讀曰僻厲精致政專

心反道師古曰反猶還也絕羣小之私容免不正之詔除師古曰除謂除補為官者悉罷北宮

私奴車馬婿出之具師古曰婿亦婿字耳情出情游也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

師古曰貳謂重為之也論語稱孔子云顏回不貳過呂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

玉堂之盛寵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

炮格之陷阱誅戮邪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臣事上者臣塞天下

之望且復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闕亦謂減削

之更謂更卒也音工衡反存卹振拯困乏之人臣弭遠方師古曰揀古救字也弭安也厲崇忠直放

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臣次貴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

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貫音工端反夙夜孳孳婁省無吝心師古曰婁古屢字也屢省屢自觀省也舊愆畢改

新德既章師古曰章明也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

去就庶幾可復師古曰去就者言去離無德而就就德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

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

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

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

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

所依違師古曰展申也每言事輒見答禮師古曰加禮而答之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

商密擿永令發去師古曰擿謂發動之音它歷反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

追晉灼曰交道廐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為大

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

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臣愚

朽之材為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

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

守絕命隕首身膏草野不足臣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

忘之臣師古曰易忘言其微幾不足記也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

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師古曰謂職當諫爭有官守者

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師古曰言不為當舉力

導職養綏百姓而已師古曰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

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樞後復

臣屍達誠如淳曰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曰史魚卒委樞後汲黯身外思

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師古曰謂論張湯也事見黯傳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

王室師古曰周書康王之誥也言諸蕃屏之臣身雖在外其心常當忠篤而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

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闈是臣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

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師古曰蒸衆也為立王者臣統理之方制海

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臣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

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師古曰詩大雅行葦之篇

言教化所及仁道當被雖草木至賤無所殘傷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

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歲少蕃滋師古曰度

物窮奢極欲湛而荒淫師古曰湛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逃骨肉羣

小用事師古曰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師古曰悖

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

泉踊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師古曰彗與幸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

天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謹告更命有德詩云迺眷西顧此

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曰股利為惡不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

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臣功德有厚薄期實有脩短時世有

中季天道有盛衰師古曰中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孟

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迺三七節紀遭无妄之卦運

直百六之災院師古曰

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為義

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為義

曰直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一曰建始元年呂來二十載

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

來至元帝著記災異未塞除也重呂今年正月巳亥朔日有食之師古曰重二朝之會師古曰

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二朝四月丁酉四方眾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

難之際會畜眾多之災異師古曰畜讀曰蓄蓄積聚也因之呂饑饉接之呂不瞻彗

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

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師古曰修德積善尚思不濟况不降不積者乎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

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卒讀曰卒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

家幽閒之處師古曰閒讀曰閒徵舒崔杼之亂師古曰陳復徵舒殺其君外則為諸

夏下土將有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

舉兵呂火角為期張晏曰呂舉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

憂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臣永所呂破膽寒心師古曰懼其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后

變見於上師古曰胡謂事之始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師古曰易輕

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媾黷燕飲師古曰媾仰也黷汙也中黃門後庭

素驕慢不謹嘗臣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

之政師古曰三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

柔怨恨之心師古曰懷和也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

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

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郵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

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者所呂

所呂養人者也小古只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若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反傳曰飢而不

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師古曰洪範傳之辭詆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

為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詆古之辭也詆即妖字耳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

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呂共求師古曰共讀曰供無愁悲怨

臣供在上之所求

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

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師古曰時過無宿麥種也秋種夏收故云宿麥百姓

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如淳曰欲入就曉殺也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

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師古曰言所潤益於邑者當減小之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

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始為此發古者穀不

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師古曰墜如今仰泥屋也音許既反詩云

凡民有喪扶服抹之師古曰郡國谷風之詩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服音蒲北及抹古按字

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

造作呂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瞻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

呂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卹孤

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師古曰勞慰勉也二千石謂郡守諸侯相也音來到反敕勸耕桑毋奪農時

呂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師古曰綏安也諸夏之亂戾幾可息臣聞

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

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師古曰姿材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

難師古曰省視也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改至誠

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

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

汎為疏達師古曰汎普也音敷劔反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

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

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巳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永所居任職師古曰言所處之官皆稱職為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

為票騎將軍薦永徵入為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



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卽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曰尉氏樊並及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

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曰

孝廉為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

悔之迺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

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卽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

者其求詳師古曰詳悉也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殊謂異於疏也此棠棣角弓

之詩所為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也棠棣美也兄弟角弓刺不親九族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

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

周召則不然師古曰言周公無私怨也忠曰相輔義曰相匡同已之

親等已之尊不曰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

並為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目映呂東周公主之自陝呂西召公主之陝卽今陝州縣也音武井反而說者妄云分鄭是謂川州縣繆矣弼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也

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師古曰感音胡閏反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

蓋曰此也竊見成都侯呂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

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

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論師古曰言此之意指皆出忠誠彼必和悅無憂非異也說讀曰悅昔

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師古曰魏文侯廢太子擊立擊弟新封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擊臣趙倉唐進大鴈於文侯應對曰

禮文侯感寤廢新而師古曰擊父更親也陳平共壹飯之饗而將相加驩師古曰陳平用陸賈說曰五百金為絳侯具食是也共讀曰供

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師古曰厭音一葉反

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音甚嘉其言

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後曰病去郎商為大司馬衛

將軍除鄴主簿曰為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卽位遷為涼州刺史鄴

居職寬舒少威嚴數年曰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

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弟子也傅氏侯者

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為陽信侯傅太

后尤與政專權師古曰與讀曰操元壽元年正月朔上曰皇后父孔鄉侯傅

晏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臨

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鄴對曰臣聞禽息

憂國碎首不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為百里奚而不見納穆公出當車馬明擊關關過

和獻寶刑足願之師古曰解在鄆陽傳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

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冒男雖賤

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夫

夫死從子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之配大也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

殺也師古曰隱三年紀侯使履緌來迎女公卒傳曰婚禮不稱主昔鄭伯隨姜氏之

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師古

師古曰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曰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

凡事多眊師古曰眊與暗同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

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

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曰指象為言語師古

謂天不言但曰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

乘離明夷之象也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夷者明傷也

坤曰法地為土為母曰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言地當

子曰是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

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聞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明其弟之言是也聞音居竟反前大

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曰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

絕猶受封土師古曰董宏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師古

師古曰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曰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

凡事多眊師古曰眊與暗同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

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

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曰指象為言語師古

謂天不言但曰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

曰得聞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

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師古曰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一國之君耳非

有功而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師古曰不問賢與不肖皆親近在位或

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

至迺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

日甚此當拜之日晡然日食師古曰晡音烏感反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

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皆迫於太后也有罪惡者不

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復正尤在是師古曰尤過也言此過惡正在於此欲

令昭昭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

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山從也邑於邑也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日為可計之過

者師古曰逮及也鏡照也白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如淳曰在外而賤天變不空

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應劭曰石讀曰佈應謂應天戒而修德政臣聞野雞著怪高

宗深動師古曰謂難升鼎耳故懼而修德解在五行志大風暴過成王怛然師古曰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

下心師古曰厭滿也音一瞻反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上帝百神收還威怒

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師古曰嫌疑也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籌及谷永

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語在五行志初鄴從張吉學

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

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贊曰奉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在孝哀時故杜鄴

敢譏丁傳而欽永不不言王氏其執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

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呂阿鳳際平阿

教國子呂六書故因各云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

於車騎

師古曰謂勸王譚不受城門之職

指金火呂求合

師古曰謂陳金火之變說音云蕩蕩之德未純蕩音觀已忘舊怨也

可謂

諒不足而談有餘者

師古曰諒信也

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

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

聞益矣贊言杜鄴杜欽谷永無直諒之德但多聞也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漢書卷八十五

漢書八十五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漢書八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

師古曰郫音疲

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

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

師古曰婁古屢字也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

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

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樂職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也宣布德化周洽徧於

四海也

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

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

師古曰殿名也解在賈誼傳

上曰此盛德之事

吾何足呂當之哉呂褒爲待詔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

呂射策甲科爲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

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質

樸敦厚遜讓有行義各一人時詔書又令光祿歲呂此科第郎從官故武呂此四行得舉之也

遷爲郫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

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

師古曰呂顯家不入租故每令縣負課殿

市畜夫求商捕辱顯家

師古曰求姓商名也

顯怒欲呂吏事中商

師古曰中傷之也又音竹仲反

武曰吾家祖賦繇役不為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

卒曰太守召商為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

良方正徵對策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

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師古曰虧減也減係其狀直令免去也不服極法奏之

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

史曰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曰屬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師古曰言武仕學未久故謂之後進生也皆無所決武

使從事廉得其罪師古曰廉察也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

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師古曰聚為羣盜而吏捕得也繫廬江聖自曰子

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師古曰

曰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也聖未嘗不造門謝恩師古曰造至也首于到反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

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一是曰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

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師古曰即就也學官學舍也試其誦論問曰得失然

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師古曰記謂教命之書已迺見二千石曰

為常師古曰常依次第也初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曰其

同姓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

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揚覆衆等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也酒

酣見其兄子師古曰今出見顯等曰此子揚州長史師古曰言揚州部內長史也材能駑下未嘗

省見師古曰省視也言不為武所識拔也顯等甚慙退曰謂武武曰刺史上古之方伯上所

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迺當

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師古曰對賜一卮之酒也歲

中廬江太守舉之師古曰終得武之力助也其守法見憚如此為刺史五歲入為丞

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為清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災害什

四曰上免久之大司馬幽陽侯王根薦武徵為諫大夫遷兗州刺

史入為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

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有司曰為詭眾虛偽師古曰武坐左遷楚內

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為廷尉綏和三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

武為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師古曰通開也即改御史大

夫為大司空師古曰就其所任之人而武更為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

戶汜鄉在琅邪不其師古曰為後改食博望鄉故此指哀帝初即位褒賞大

臣更曰南陽擘之博望鄉為汎鄉侯國師古曰擘增邑千戶武為人

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師古曰獎勸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

兩唐師古曰兩龔龔龔龔舍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

也世曰此多焉師古曰多重也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

於文吏曰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曰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

名去後常見思及為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

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

斷獄與政師古曰與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曰壹統

信安百姓也師古曰令百姓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

難曰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曰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

權制曰可曰內史為中尉初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

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師古曰又依其舊語在朱博

傳唯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

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

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師古曰左右謂哀

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眾心師古曰錯置孝

聲不聞惡名流行無曰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

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寃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

賢亦薦武武由是復徵為御史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先是新都

侯王莽就國數年上召太后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

王邑為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為莽求特進給事中哀帝

復請之事發覺師古曰哀帝友更曰此事請於太后太后本無此言故矯事發覺也復言扶目反太后為謝上召太后

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為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大常莽

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

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師古曰辟讀

莽武為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曰為往時季

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孝成

孝哀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類也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

權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親疏相錯為國計便師古曰錯謂間雜也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

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

孫祿互相稱舉師古曰風讀曰諷皆免武就國後莽浸盛為宰衡師古曰浸漸也陰誅

不附已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師古曰風謂風

陽彭偉杜公子師古曰彭偉及杜公子二人皆南陽人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

中大埋正檻車徵武武自殺眾人多冤武者莽欲厭眾意令武子

況嗣為侯師古曰厭滿也音一瞻反諡武曰刺侯師古曰刺音來曷反莽篡位免况為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曰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

師古曰戶止也嘉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之光祿勳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

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州復察廉為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

政事得失超遷大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為

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封新甫

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

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師古曰匡正也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

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材難故繼世

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父廟之賢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

卿曰輔之師古曰命卿命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

呂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

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繁文帝感馮唐之言

遣使持節赦其辜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

中拜為梁內史骨肉呂安師古曰言梁孝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黜

吏知而犯敞收殺之其家自免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師古曰覆

上逮捕不下師古曰言使者上奏請逮捕敞而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

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

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已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

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

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曰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師古曰更司

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師古曰悉盡也言事無大小吏或居官數

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師古曰不敢下材懷危內

顧師古曰曰常恐獲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師古曰易

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依

眾庶知其易危師古曰言易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

蘇令等從橫師古曰從音子用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呂守相威權

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

縱孟康曰二千石不為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曰為國家有急取辦

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新難危迺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



曰良善也良人  
吏善治百姓者

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

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  
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

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  
之字迺下師古曰所召丁寧告  
者之辭絕其相誣也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

勿責臣備師古曰不求  
備於一人也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  
能不過差宜可潤略師古曰當寬  
恕其小罪也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

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師古曰謂蘇令等  
初發起為盜賊也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  
夫無可使者師古曰謂見在大  
夫皆不堪為使也召蓋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令諸

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  
事倉卒迺求非所召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

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  
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

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

欲侯之而未有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召封賢上於是定躬寵

告東平本章師古曰定  
謂改治也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召聞師古曰掇續也劉劭謂  
也削去其名也劉音竹

反欲召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迺  
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師古曰視  
讀曰示於是嘉與

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眾庶匆匆咸  
曰賢貴其餘并蒙恩師古曰言董賢召貴寵故  
安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

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師古曰暴  
謂章露也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  
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迺加爵士不然恐大失眾心海內引

領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  
所分師古曰說  
讀曰悅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

農谷永召長當封眾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師古曰  
蒙被也臣嘉臣  
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師古曰  
稱副也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須臾師古曰  
逆也所

臣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臣切

責公卿曰朕居位臣來寢疾未瘳師古曰瘳差也音非留反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

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

侍案脈師古曰案謂切診也幾危社稷殆莫甚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殆亦危也昔楚有子玉得臣

晉文為之側席而坐師古曰已解於上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

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臣銷厭未

萌之故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厭音一涉反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

臣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其封賢為高安侯

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後數月日食

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

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臣即萬事之機也教讀曰傲箕子戒

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

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師古曰周書洪範載箕子對武王之辭也玉食精好如玉也而汝也頗偏也僭

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

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

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師古曰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至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自是已後縱心恣

欲法度陵遲師古曰陵遲即陵夷也言漸頹替也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子至親失禮患

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

民曰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道治也千乘謂兵車千乘說在刑法志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

漢大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師古曰忽忘也

已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

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師古曰言不費用故蓄積也嘗幸上林後宮馮貴

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

曰此言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

勿使於衆人中謝也屬音之欲反

示平惡備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

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師古曰見在之錢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

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

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

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

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師古曰榜笞擊也音彭不呂

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師古曰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

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呂

回心也師古曰望為治也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

共皇寢廟比比當作師古曰恭皇帝之父卽定陶恭王也此猶類也其讀曰恭憂閔元元惟用

度不足師古曰呂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

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師古曰鄉讀曰嚮引王渠灌園

池蘇林曰王渠官渠也由今御溝也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覆盎門外師古曰晉說是使者護作師古曰護監視也賞賜吏卒甚於

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師古曰長安有廚官上為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

中故行人皆得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

三宮猶不至此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竝共師古曰見親親戚相

見也並供言百官各已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共讀口供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

百賈震動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也賈音古道路謹謹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

巨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於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均等今賜賢

二千餘頃則壞其等制也師古曰苑古苑字墮音火規反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

相驚師古曰言行西王母等也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呂

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

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師古曰論語稱季氏將伐顛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此言責之呂其不匡諫

也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

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師古曰鄉讀曰嚮往者寵

臣鄧通韓嫣師古曰嫣音偃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

師古曰卒終也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已害之者也宜深覽前

世已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浸不說師古曰浸漸也說讀曰悅而愈愛賢不能自

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

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師古曰傳晏傳商鄭業也嘉

封還詔書師古曰還謂卻上之於天子也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

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皇天命於有德者已居列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尊

卑之職采章各異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

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師古曰言此氣損害故令天子身自有疾也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

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已貴之單貨財已富

之師古曰損至尊已寵之感為下所窺也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

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

賢散公賦已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已來貴臣未嘗有此流

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干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

太皇太后已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

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師古曰歲月日之朝也已解於上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

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求索自恣不

知厭足甚傷尊卑之義不可已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

失節師古曰罔謂誣蔽也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

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已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師古曰肆放也不念高祖

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

無道不失其天下師古曰言上能納諫則免於過惡也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

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愚贛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

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

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師古曰假飾之辭非其實也奏欲傳

之長安師古曰傳謂移其獄事也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呂為可

許師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鞫音居六反天子呂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

心師古曰操音千高反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

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

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師古曰收采其功呂明罪過也臣竊為朝廷惜此

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心怒也後士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迺

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呂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

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呂相計除罪君呂道德

位在三公呂摠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罪惡陳列

著聞天下時輒呂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為朝廷惜之大臣舉錯

恣心自在師古曰錯置也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師古曰近臣尚然則遠者固宜余也

狀師古曰敕令具對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

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

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呂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師古

曰孔光呂下眾共劾嘉而勝獨為異議也嘉坐薦相等微薄呂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呂示

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

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

人呂為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呂為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

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呂為

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

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

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為下御坐則起師古曰解在翟方進傳

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呂禮退之呂義誅

之呂行師古曰言大臣之死積累其行而為誅也誅者累德行之文案嘉本呂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

括髮關械裸躬就笞師古曰括結也關貫也裸露也非所呂重國喪宗廟也今春月寒

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呂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

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

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對理陳冤相踵呂為故事師古曰踵由躡

也君侯宜引決師古曰令自殺也使者危坐府門上師古曰呂逼促嘉也主簿復前進藥

嘉引藥杯呂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

刑都市呂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師古曰咀嚼也音才汝反嘉遂

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

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

怒使將軍呂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

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呂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

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

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

苟如此則君何呂為罪猶當有呂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

嘉喟然叩天歎曰師古曰叩讀曰叩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呂是

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

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

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

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呂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為相三

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呂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

何武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

追諡嘉為忠侯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  
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為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  
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為光祿大夫丞相  
司直數月復召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為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  
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召丹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  
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  
樂侯月餘徙為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  
內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召師傅居  
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師古曰論語云子  
張曰書云高宗諒  
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其  
百官總已召聽於冢宰三年諒信也闇默然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師古曰論語稱  
孔子曰父任觀  
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召及親屬赫然  
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

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師古曰  
比類也卒暴無漸師古曰  
卒讀曰

粹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  
牢堅也相隨空受封侯

增益陛下之過開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

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患也師古曰  
溷音胡

頓臣伏惟人情無千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  
讀曰娶幸成皇

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  
至德指謂宣帝召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

暴弃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

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師古曰言常若在  
前宜自肅懼也願陛下深思先帝

所召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召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

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召為太傅陛

下召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

職在左右師古曰左右助也左  
讀曰佐右讀曰佑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

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傳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己定陶共王為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師古曰莊襄王始皇之父也華陽夫人季文王之夫人也子謂養己為子也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已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已為比喻註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尊傳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冷爽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師古曰定陶音零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已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

副稱之也稱音尺孕又

置吏二千石已下各供厥職

師古曰謂詹事太僕少府等眾官也

又宜為共皇立

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已為宜如襄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已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已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已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已天子其口服已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其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



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

國太祖不墮之祀師古曰墮亦毀也音火規反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已尊

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師古曰浸漸也上意師古曰會有上書言古者已龜貝為

貨今已錢易之民已故貧宜可改幣上已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

有司議皆已為行錢已來久難卒變易師古曰卒讀曰猝丹老人忘其前語

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

書告丹上封事行道入徧持其書上已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

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

失身師古曰易上繫之辭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

事中博士申咸快欽上書蘇林曰快音桂言丹經行無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自近世大

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

過不在丹已此貶黜恐不厭衆師古曰厭音一瞻反尚書劾咸欽幸得已儒

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師古曰折斷也取其言已斷事之中而定所疑知丹社稷重臣議

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已為當治師古曰傳讀曰附事已暴列迺

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

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蓋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

既不明委政於公開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臻師古曰婁古屢字山

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

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又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

迺者已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師古曰挺引拔也謂特拔異力田之人優寵之也挺音徒鼎反而說者已挺為縣名失之遠矣君

內為朕建可改不疑師古曰共立此議也已君之言博考朝臣君迺希眾雷同

外已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為君受愆朕疾夫

比周之徒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虛偽壞化潢已成俗故屢已書飭君師古曰飭與敕同幾

君省過求已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已不尤人也幾音冀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

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已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

譏匈匈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始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

師古曰易上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故詔書引之將何已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

慮不周密懷誤迷國師古曰誤詐也音虛表反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

非所已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師古曰共讀曰恭已君嘗託傳位未忍考

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

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

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耆師古曰黃耆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耆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親傳聖

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

師識者咸已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師古曰識者謂有識之人也請音材性反四方所瞻

印也師古曰印讀曰仰唯陛下財覽眾心有已尉復師傳之臣師古曰財與裁同復報也音扶月反

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

博議尊傅太后為皇太太后丁后為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

后同尊又為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為丞相復與御

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丹所劾奏免

為庶人時天下衰靡委政於丹師古曰言新有成帝之喪斬衰靡服故天子不親政事也丹不深惟褒

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

仁昭然定尊號宏已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

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

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已

民葬之定陶隳廢共皇廟師古曰隳音火規反諸造議冷褒段熲等皆徙合浦

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

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

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師古曰悖音非也音帝內反關內侯師丹

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所已章有德報厥功也其已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百封丹為義陽侯月餘薨諡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遇絕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師古曰何武舉公孫祿為大司馬王嘉爭益董賢封邑師丹議丁傳不宜稱尊號

考其禍福迺效於後師古曰終曰王莽篡位董賢遇禍丁傳喪敗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

之愛疑於親戚師古曰疑讀曰疑疑比也武嘉區區已一黃障江河用沒其身師古曰黃織草

為器所呂盛七也一黃之十固不能障塞江河是呂其身沉沒也黃音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師古曰更互也宏初建議尊廢黜宏復獲封至王莽執政宏為庶人丹受國邑故云互受賞罰也更音工衡反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

師古曰言隨時曲直則廢於正道違迂流俗則其身不安也此古人所已難受爵位者也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西川志鳳陽縣有 漢書八十六

